抗戰日報

地址：山西興縣　第八六六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農曆乙酉年六月二十三日　六月十五大暑七月初一立秋

尋人啓事

曾國雨夫：

自從三九年離別以後，迄無音信，我現在在彩林，見報後希即來信告我住址。別人如有知道他的（他是河北安次縣人），也請來信告我，不勝感謝。來信請交後勤政治部。

[illegible]啓

臨南黑水灣 推廣新式紡車 熟手一天能紡一斤

（臨南訊）黑水灣群衆感到[illegible]土車不行，便在臨縣買回七七紡車一架，起初一天紡三兩紐，一月後一天即紡到半斤，在他影響下，群衆又自作五架，買回三架，現最高的每架一天能紡到一斤，全村單七十紡車一月就可紡二百一十斤，已有三十餘人會用。最近他們又做了三架連輪車，並把舊車子一律改造過。（高仲枝、王貴輔）

賀司令員等發出通電 要求蔣軍立即停戰撤兵 主張組織公正社會調查團體考察眞相

（新華社延安二十七日電）賀司令員等通電宣佈淳化事變眞相，要求蔣軍立即停止進攻，撤返原防，主張組織公正社會調查團體，考察眞相。原電如下：

西安胡先生宗南兄勛鑒：

淳化兵變，係貴部內部傾軋，[illegible]謀之爭，敵方絕無關涉。淳化事變搗亂，歷時一十餘月，除李對戰，兩敗俱傷，淳化變爲荒城，村鎮成爲虛設。敵方顧全大局，堅守中立，結束兵變，[illegible]。赤淳化、栒邑、正寧、寧縣、鎮原五縣，廿五年西安事變後，原屬敵部防地。二十八年貴方以武力侵佔，久假不歸，然敵方仍持政治解決方針，不欲以兵易[illegible]。此次淳化事變中，堅持此旨不變。當事變正烈之際，淳化成無政府狀態，我邊區專員公署應該縣民衆之請，於七月十七日派少數保安隊入城，恢復秩序。弟等聞訊，令其於翌日撤回，事可謂該城安寧，亦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事變後，貴部少數官兵逃入邊區，敵方已將其解除武裝，其軍人員現在敵處，可爲敵方態度之證明。先生諉事失當，變起蕭牆，毫無自責之心，反生嫁禍之志。貴我壤地相接，先生乃調大軍，不宜兩戰，圍攻我關中分區雷台山防地，迄已多日。近復向南蔓延，西起栒邑，東達耀縣，貴方所調各師均已展開，刻還襲擊，佔我防地，殺我人民，毀我資財，焚我房舍，已成爲[illegible]大自之情狀。道路傳言，先生若欲進攻，苦無藉口，淳化兵變，實爲先生親手所製造，其然豈其然乎？總之大敵當前，同屬黃帝子孫，即宜一致對外，槍口內向，爲全國人民所不許。茲與先生約，如先生尚無破裂決心，即請約束貴部，停止攻擊，恢復和平狀態，並將新調各師撤返原防，弟等保證不以一兵一卒進入貴治之五縣，仍候政治解決。如先生以爲不然，必欲大舉進攻，激動邊區大軍民起而自衛，則事態決裂，全由貴方負責。迫切陳詞，佇候明教。陝甘寧晉綏五省邊區聯防軍司令員賀龍、副司令員徐向前、政治委員關向應、代政治委員高崗、副政治委員習仲勳、參謀長張經武同叩。七月二十六日

並致重慶蔣委員長，國民參政會，重慶十八集團軍辦事處，重慶大公報，重慶孫哲生先生、[illegible]先生、黃炎培先生、冷禦秋先生、左舜生先生、傅斯年先生、章伯鈞先生，三原八十軍袁軍長，西安祝主席，西安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平涼丁總司令，三原胡三師陶師長，淳化暫五十九師[illegible]師長，宜川新二十七師[illegible]師長，邠縣暫五十一師[illegible]師長，耀縣四十二師馬師長，乾縣[illegible]二師黃師長，中部三十七師[illegible]師長勛鑒：本日致胡宗南先生一電，文曰：（同上從略）事關國內團結，倘化干戈爲玉帛，如蔣公不明事件眞相，請組織公正之社會調查團體，前赴出事地點，加以考察，是非曲直，不難明瞭，尚祈[illegible]明教。陝甘寧晉綏五省邊區聯防軍司令員賀龍、副司令員徐向前、政治委員關向應、代政治委員高崗、副政治委員習仲勳、參謀長張經武同叩。七月二十六日

八分區邊緣區 敵我爭奪戰激烈 敵軍事、特務活動遭我堅決打擊

（八分區訊）敵寇最近爲確保其對主要城市交通線與資源地區之控制，對我邊緣區展開了猛烈的爭奪戰，以擴大其佔領區的村莊。敵寇企圖從兩方面達到它的目的：一、在我邊緣地區恢復某些有控制力之據點。五月七日，敵以六百餘兵力在我清源邊山孤山（可控制西地區延平川的重要孔道）上修築據點，並增修苗尖山，三個據點及太交邊境展開了激烈的反蠶食鬥爭。針對敵寇這一陰謀，我開展爆炸，外線出擊，襲擊與孤山等辦法，因擊敵人。從五月到六月上旬，敵偽觸響地雷二十八顆，死傷在十一名；我內外線出擊二十四次，斃傷敵偽一百八十九名，俘偽一百〇二名。[illegible]守孤山，柴水斷絕，曾被凍死數名。二、敵專門組織了武裝特務組織，配以精幹部隊，對我外線（平川、汾勤之部隊、武工隊及工作人員），經常施行突襲、合擊，對平川群衆施行殘酷之屠殺；對我分散活動之小部隊及武工隊，採取機動的優勢兵力，實行多路的合擊；對大部隊，由過去點的合擊，改用兩的（估計我可能活動之若干村莊），分區的，連續性的合擊，使我可能在我可能之路上佔領制高點，並祕密繞至我之側背，舉行襲擊，合擊，進行「剿正討伐」，搜捕與小部隊及工作人員，大批屠殺群衆，據不完全的統計，汾文平川從三月起的三個多月中，被捕與殺害群衆已有千餘人，祈縣平社一個水井裏即殺死八十餘人。在進行這些活動中，敵特別注意強化特務工作，敵從太原的一四七九特務部隊中，往各據點派遣特務，專門在據點周圍的村莊發展特務組織。而敵寇之武裝特務隊（各隊數十人不等）則順坐據點內特務之情報進行活動，擾亂群衆，搜查村莊，無惡不作，晝夜出沒無常，不經捕路人，藉此找我們，以便其調查情報，實行一網打盡。坐據點特務則常以抗日證和所自出獎金要求參加民兵，幹部，通過找[illegible]民兵，並掃到關係，以其對我進行欺騙宣傳，最後嚇迫威脅群衆，初以小恩小惠收買，勾引群衆等方式進行活動。敵寇的手段雖然陰險，但是敵偽間的深刻矛盾，敵偽挑撥引起群衆廣泛的仇恨與反抗，以及敵特務害怕死，戰鬥力薄弱，是其永遠無法克服的弱點。加之我軍利用與群衆之密切聯系，已給敵以堅決之打擊：五月廿六，敵一四七九部隊派往清太平川的「特別警備隊」一，被我一陣殲滅；六月六日文水雲周戰鬥中，消滅了配合特工隊抓丁之敵二十餘名（偽曲偽四中隊、敵區偽財政科長、偽新民會事、敵翻譯官之被我消滅等），使敵兇鋒大挫。我軍民除繼續打擊敵寇之軍事活動外，正開展廣泛的群衆性的鋤奸運動，堅決與敵特務部隊及其爪牙作鬥爭。

方山新解放區 積極扶助移難民

賀家塔歡送難民返河南解放區

（方山訊）方山解放後，政府對各地移難民積極進行安置工作。第三區就發給難民救濟款十萬元，給口一村救濟六家。河南難民李家和三口人，因窮病生活十分困難，政府除救濟他四千元外，又貸棉花三斤，女人一天紡線四兩，賺米一升。新區地縣區幹部、貿易局、民兵李鎖芳、翻身貧農王[illegible]等，向他自己節省的口糧幫助他，家中困難解決。他感激地說：「咱這裏真是好政府，好人民，在國民黨那裏，就是餓死也沒人看一眼！」（王丙雲）

（方山訊）賀家塔全村群衆，日前召開大會招待由延安返鄉路經此地的河南難民[illegible]榮等一行二十二人，他們在抗日民主政權安置下，在延安建立了富裕的家務，近聞家鄉已被八路軍解放，今回老家去！在會上[illegible]榮興奮的訴說了他們在國民黨拋棄後所受的種種災難，以後又怎樣在共產黨扶植下得救，他說：「全國人民只有跟着毛主席走，才有活路！」（劉[illegible]、穆至曾）

敵寇劫掠清太平川 青年相率參軍抗日

（清太訊）敵寇竟在其所謂「治安區」公開搶劫。七月二日，太原、清源、文城、徐溝、榆次等地敵偽二百餘人，藉「治剿」爲名，數路搶劫平川各村。當日上午，各路敵偽會合於清源某村，到各家翻箱倒櫃，搜掠財物。在某家搜出了洋布六疋和婦女自織的土布做的一些鞋襪，說是八路軍寄放的，把家長重打一頓。某路敵偽往徐溝東北某村時，正是三更時候，敵偽到各戶敲門，闖進去搜索，金戒指、洗臉盆、洋毯、鞋襪、白酒、手巾以至女人的褲子，都一齊搶去。有一家沒有什麼好東西，偽軍竟要把家長帶走。結果拿出了兩千元以贖才罷。另一家闖進八個鬼子，抓住一青年婦女輪姦。敵偽這種搶劫行爲，激起平川群衆極大抗敵的情緒。兩天之中，即有十來個青年參加八路軍。（任富、劉明秀）

中央直屬黨委 召開總支聯席會議 聽取學習「論聯合政府」情況 指示學習領導問題

（新華社延安二十七日電）日前中共中央直屬黨委召集中直軍直總支書記聯席會議，討論學習問題，根據報告，自「七一」以後，除少數單位外，均已開始學習「論聯合政府」，一般的學習方法，在精讀的基礎上進行討論，不少的單位除在小組討論外，還有全體討論，初步提出的問題已達一百[illegible]個，[illegible]國際形勢與國內形勢時，都熱烈的討論聯合政府[illegible]。各單位提出的問題，已逐漸在討論會上[illegible]。會議認爲目前存在的問題是：學習的領導還不夠，因爲有些單位學習尚未完全納入正規，小部分人存在着不安心學習的現象。中央直屬黨委對於今後學習問題，指示了如下四點：第一，學習正規化，規定學習時間，建立學習制度，學習紀律，保證學習。第二，發揮核心小組作用，打通一般幹部的學習而又不安心學習的現象。第三，設股解釋各組注意領導，把大家提出瑣碎細小的問題逐漸引導到中心和原則問題的討論。第四，採用自下而上的自由思想，同時[illegible]。

塞北邊緣區敵寇 加強軍事、特務活動

（塞北訊）敵人遭我不斷打擊後，最近採取如下一些活動辦法：（一）、在朔縣、平魯、清水河等邊緣區，抽調偽軍據點向我擾活動。其戰法是從反攻據點抽集精幹部隊，越過第一線據點（作爲[illegible]民），於夜間突然襲擊我部隊，如六月廿三日拂曉要擊我駐陳家井兒上與其兒水之部隊，在奔襲無效後，就以各種卑劣手段脅迫群衆建立情報組織，恢復「維持」。（二）趁我出擊時，突然出動三四百人，同時出動包圍我邊區中心村莊（如朔縣下水頭附近[illegible]等村），或夜間以[illegible]出小股部隊二、三十人，分散到附近村子搜查，捕捉我工作人員與民兵。（三）敵偽軍化裝便衣，帶手槍，配合少數偽軍在據點周圍十餘里進行活動，如井坪發特務三十餘到上井山上，向村民喊話散佈[illegible]我軍要集，[illegible]與[illegible]，但仍值得我們隨時警惕。（作一）

兒童王啓富 二次機智捉漢奸

（離石訊）某村的王啓富，才十二歲的兒童，但已經很機智、聰明的特好能手。去年過年時，他趕一羣羊出村外放，正遇一老漢鬼頭鬼腦在路上走過，老漢看他是小孩，便問村內有無八路軍，並問村幹部和教員的名字，王啓富心裏知道他是壞人，但假說無人[illegible]……

昔一區各村變工組 添買耕牛增開伏荒

夏鋤按精作計劃進行穀糜都鋤三次

（綏德訊）一區於六月中旬佈置了夏鋤鋤作後，群眾掌握了「夫不忘鋤田」的道理，與上次中心計劃，各村照鋤，次至二次的非糧已全部鋤完，穀糜正在鋤第三次。早晚鋤的非糧，因特長得特別茂盛，更鼓舞了群眾生產情緒，主家會馬侯兒與一個又一分之四的工把摸完一塊穀子。七月初全區變工組中心工作又轉到拍伏荒擴大耕地面積上。原計劃全區擴大耕地面積二千八百六十畝，初伏未完，已完成了二千零五十畝，有許多村子開荒穀糜戶超過原訂計劃，如王溝村原計劃種七十八畝，結果種了一百二十畝。下石溝原計劃種一百零六畝，已種了四百四十四畝。又因一區地靠城關，人多荒地少，他們有許多村莊組織牛犋到外村去開荒拾穗，在擴大生產中，感到耕牛的缺乏，下石溝等三個行政村已增買了耕牛二十八條，其他各村亦正在購買中。（劉鴻儒）

（又訊）一區劉家溝全村在勸學備荒後，增種蕎麥一百零六垧，黍四十垧，伏地一百六十六垧，保證補種沒出苗的非糧，群眾開荒種地都注意自找對象自尋地，領導上不強調集體組，群眾很樂意，全村做到細鋤，穀糜全鋤三遍。（白占榮）

河曲雙神堂幹部工作踏實 時刻檢討改進領導

經一年半大生產全村生活改善

（河曲訊）河曲雙神堂，過去擁擠民貧，在新政權幫助下，去年組織變工進行大生產，全村卅九戶增開七百畝荒地，較原有土地面積約增加四分之一，結果去年全村經濟生活普遍上升，大部分戶即有六戶。今年改進了變工的組織和領導，提高了全村的生產情緒，大量開展了紡織，增裝出一百二十二個紡婦、十二個織工，半年來已織了九十七疋布。原來的荒涼山村，經一年半的生產，已改舊觀：男耕女織，生活改善，政治覺悟提高，軍民和家庭關係都更加團結和密切，因而群眾對敵鬥爭情緒增漲，如都除出發，青年民兵要求參戰，村民擁護，種軍火田，男女老少學爆炸，齊說：「敵人再來，我們都有辦法打狗日的！」這村變工作得以開展，首先是幹部時刻檢討與改進領導，結果經驗。如今春開始組織變工，因去年頂工不公平，記工不困難，變不起來，當時領導上只強調自由組合，不加具體領導，結果只有對法有錢口的組成一夥，其餘沒有人要。幹部發現這個問題後，在各種會議上檢討自己和工作，提高了群眾認識，改進了記工折工和其他領導辦法，村人又都組織起來。其次，培植積極份子，典型示範。如變工中心牛子德，他用萬字鋤自己的親身經驗教育別人，在政府幫助下推動買牛，使困難解決，開荒中組成變工小組，推動部分變工組的小組防旱備荒撿種拾鋤。該村紡織在組織時，他們的工作有重心，和有創造性。根據去年鋤開始後，他們決定在情況下，不再擴大，在產中增加紡織任務，有其他計劃組織婦女，今年種棉，又恰遇天旱，他們隨時檢查，並創造了山地快水下種法（把地普遍挖）的經驗，八天辦一次，跟後用一遍，隨地苗出土，間苗時留雙苗，苗長三四寸始定苗，一畝保存了全村苗十三畝全部棉苗，增加了群眾山地種棉信心。（王鈺、劉鼓台）

八角解放區 青年踴躍參加民兵

（神池訊）敵人幾年來的摧殘，八角堡群眾對敵恨入骨髓，該地解放後，在「自己保衛自己」口號下，青年們踴躍參加民兵，現已組成一個小隊。他們經常派人到儀井附近活動，並在該村必經之路埋設地雷，現已學會五種埋雷法，對本村經常檢查戶口，以上各項工作，他們都很認真，從沒有懈怠過。由於民兵深入調查的結果，找出漢人、漢奸在八角存放的糧食四十多大石，洋毯、衣服等零星物品無算。群眾看到民兵能保衛群眾利益，準備買槍、買雷，武裝民兵。（安生瑞）

敵特警隊的陰謀活動

董萬林

在我六分區周圍活動之敵特別警備隊第六大隊，番號為甲一四七九部隊，現駐忻縣城內。該部隊配合「憲兵隊」組織了很多特務部隊，在忻縣的就有：「憲兵隊」組織的「共建設隊」、一四七九部隊組織的「愛民野戰大隊」（據說現已改為「民心聯絡所」）、三五八五部隊的「特別工作隊」、「愛路課」組織的「愛路工作隊」等四種。在崞縣則有「偵搜隊」、「憲兵工作隊」。靜樂有「挺進隊」、「特務隊」等。他們的活動方式，奸巧狡猾，花樣繁多。

一、他們出發無定時，向東出發走西門，向西出發走東門，有時不走城門，越牆而出，以掩蔽群眾耳目。在城附近及鐵路兩旁之村莊，則以三五便衣，化裝成商人乞丐，專門打聽群眾反映，偵探抗日人員。有時在夜間帶上梯子，看誰家點燈或談話，就上牆偷聽。在離交通線較遠的村莊，亦常採用調查辦法，但在個別[illegible]內線，了解情況，老百姓恨之入骨。隨迅速秘密將村子包圍，然後便衣進村偷聽，如無動靜，則進村公開搜查。先裝成我軍口氣，如問：「你們村裏去過什麼不快來了？」「你家做過鞋的子做好了沒有？」「你家沒做鞋麼？」這樣詐哄一番。也有時在敵佔區我工作人員背走之路口和常住之院裏的房上埋伏等。在崞縣下申村，敵人曾在老鄉家頂上一蹲三晝夜。

二、屠殺個性威脅群眾，建立秘密情報網。今年四月，在崞縣三五區的下家莊、前芥、神山三個村子，就打死了三十多個人，其中偽村長劉寶記各一名，其餘都是老百姓。把王家莊和前芥的房子燒了百分之九十。在崞縣的永興、北大常、池上、觀上、寡家莊等十個村子，扣走四十六人，除一人被誤死外，其餘都在威脅下投以特務任務來白洋贖出。在忻縣從去年八月份到今年二月，四門完全就計就殺了二百多人，四門洼井內就殺了七人，老百姓恨之入骨。「憲兵隊」偽副王殿，一四七九部隊一人內組合。今年在忻縣五六區刑扣了四十二個偽村長副和偽自衛團長，辦刑拷打，威脅硬索，許多被殺害。在投誠之前，給頭上帶紙帽子，給上街遊街，脫走二頭圍一枸。釋放者須村保，限七天給敵情報一次。

三、化裝商人、討吃的、默與老鄉接近，探聽我方情況，挑撥軍民關係，捕我工作人員。敵「憲兵隊」和「特別警備隊」大部都會說中國話，而且多學當地口音。今年三月間，三交敵大竹情報班長帶了十個特務隊員出發到官莊。一進村大竹則用忻州口音說：「日本人出發了，趕快給鄉遺點個情報。」老鄉一時沒有識破，被打死一個，抓走五個。他們有時和群眾混在一起跑，進行偵察。三四月間，敵化裝女人坐在村口，敵人出發，其餘便衣都躲在家裏，讓我一工作人員進村，察覺不對便跑，敵人直追來追上。第一次被敵女人又到該村，由偽小隊長化裝一稀難女人，找我工作人員某同志，其餘人亦埋伏起來。當被我識破，奸計未逞。四月一日，敵帶特務隊員九名，化裝我方制服的工作人員，到崞縣三泉村村公所借斧頭，說生產需要，勸老鄉同去。村公所信以為真，借給斧十三把，結果將村公所的人一齊扣走，並將斧子的房子全部燒掉，其他村子也吃過同樣的虧。

四、偽裝投降。二月間崞縣「憲兵隊」大竹詐許紀梅村與王記明的車子到某村告村警要我區上的人。說他被胡某（大漢奸）報告，出了事了，要投降區公所，但在另一村卻埋伏了六個便衣。這種幾次均被某群眾識破了。

五、利用一些民族敗類，組織「一黨」，村莊。讓壁人大部出來，他們一扯城、閻、一重點位一體的特務，他們或他們的狗村一定要出事。只要他們出發，不論村莊，報告，敵人一定要說村長不走大路，在路西民兵大隊長的犧牲，和路西民兵的被抓，都是這些像伙的鬼。四個偽區長他們經常想辦法。

六、在苗家坪等地，曾化裝我軍擊偽軍難堡，試探偽軍，打擊群眾。跑到老百姓家裏，胡作亂為，打擊群眾。四月大牛店據點一人，給某莊村公所放下一個要東西的條子便溜走。敵偽假造我某某某偽章，被在那個條子上。敵冠使用了許多無恥新法，妄圖挑撥和破壞我軍民關係。

以上敵人雖許多花樣翻新的陰謀鬼計，只表示了他臨死前的掙扎，我工作人員及敵佔區廣大群眾，則接受了血的經驗教訓，正在更進一步的展開反敵特務部隊的鬥爭。一個小姑姑在敵人來時，將我工作人員窖藏在地窖裏。一個偽村公所其記被敵人用槍逼著問我工作人員，在什麼地方住，他始終不說，給與光榮犧牲。一個偽村長吃了八，被敵用洋煙，寧死不說。一次敵人捉去了我武工隊馬同志，但當群眾看見馬同志被敵人綁走的時候，都來問候，一個老太太親切的撫摩著馬同志，像關心自己的孩子一樣，說：「灰鬼們說了你捉去了，靈得緊，以後可要小心些。」一個被敵人捉去花了白洋贖回來的偽閭長，向我坦白說出：「白洋一狗日的叫我花了三百白洋，還叫我給他工作，我尿他哩！」當我們打死敵患實走狗李生貴時，群眾都說：「打死不行，不然害的人不能活。」廣大群眾正以各種方式對敵特展開鬥爭。

交東邊緣區某村 開辦快機訓練班

（交東訊）道受敵摧殘嚴重的交東邊緣區某村，今年會選了三個婦女，到兩會紡訓班學習紡織。她們三人回村後，即組織了十一個婦女的紡訓班。自己已製了三架快機，傳授織布技術。在訓練班內部，實行了計工分紅辦法，刺激了大家學習情緒，現已織出五十多丈布。從分紅中解決了學員們毛巾、肥皂等日用品的困難。影響了二個女二流子也要求參加紡訓班。（馬賦、金凱夫）

方山開辦紡織訓練班

（方山訊）新解放區峪口等地紡織發展很快，但缺乏技術，許多機子都停了工。因此縣政府抗聯特開辦紡織訓練班。第一期二十餘人已開始學習，各區婦女幹部但參加，除學紡織外，還學衛生與抗戰知識。（楊梓）

（神池訊）新解放區賀職村從四個擁，組織到十二個，把木匠抽出，專製紡車，全村有五十二個紡婦，三十二架紡車仍不夠用，木匠正在加工趕製。（何雲甫）

臨南楊家山、劉家山 快機紡織合作發展

—一個村四月織布一百五十疋 一個人一天能織六丈標準布—

（臨南訊）楊家山群眾集股開辦的紡織工廠，四個月來用快機織下中等標準布一百五十疋，毛巾一百六十□，標準布以低價（去年四斤籽換一疋，現在是三斤十二兩換一疋）換給紡婦們，提高了婦女們紡好紗的積極性，由紡七八兩紗紡到十二兩了。六月底工廠工人加了夜工，帮村裏婦女們織出二十多疋標準布。工廠增聘了三個幹屬和一個貧苦老太婆，讓四個婦女在廠內學着還給家裏交了十四疋標準布，每人實來五六斗快給了家裏，學的好的每天能織標準布一定，現在計劃讓她們到女變工組教婦女們用快機織布，再另請一批婦女來學。（李維永、郭友信）

（臨南訊）劉家山婦女幹部王效蘭與士月秀兩同志在紡織教導隊學快機織布，學得很好，每天能織六丈的上等或中等標準布一定。王月秀回村後，她們與全村婦女辦了紡織合作社，三月來，織出標準布五十一疋，內有一個婦女教會三個婦女（內有一個二流子）、兩個兒童用快機織布，另有十餘名婦女與兒童學會了打捆紡紗，提高了全村婦女學快機織布的信心。現在全村已有七架織布機了。（李維永、劉榮熙、成揖中、劉富熙）

靜樂下馬城區聯社 幫群衆發展農工業

（靜樂訊）一區下馬城合作社區聯社，積極幫助群衆發展生產。在紡織方面：他們共訓練了平個紡婦，自前有一百架紡車，準備正趕製布機，另外發展自紡自織，毛口袋工人，合作社外招收了五個織毛，供給毛及口袋，賺下錢完（工人八分紅），供給了當地群衆的需要。在農業方面，合作社除了本身種了八十多垧地外（大致可供給內人員自給），實了兩頭好牛變工，經常抽一人參加，必要時四人參加。所決了變工除牛力不足的困難。因而加強與鞏固了變工隊。其次臨們有計劃的蒸了三千斤原料酒，售了群衆拌夜麥種籽。前年時，合作社分出三千斤糧食，貸給貧苦群衆，所決口糧困難。最近該社正在發展軍火合作社與醫藥合作社，開展保健運動與衛生運動。（聶傳）

（五寨訊）二區勞英劉三小村消費合作社，在春耕中供應犁铧五百一十五斤，使群眾以比市價減半的價錢種上莜麥九百餘垧，又給群眾解決了食鹽、火柴、絲等必需物品，後因老鄉們時常提議，日用品順便就捎回來了，該社已準備改為藥材店。（插訊）

臨南王恩德合作社 農忙期間下鄉賣貨

（臨南訊）七月九日，三交附近落了透雨，各村群衆忙於耕鋤，無暇趕集，日用必需品感到困難，合作社英雄王恩德等二同志，當即攜帶各種必需品，有一架織機，輪車各村，利用群眾吃飯休息時候，廉價供給群衆需用品，並代織襪子，吸收土紗土布，十六日到三交附近四十個村，即織了二十雙襪子，頗受群衆歡迎。（倪坤、吉一）

六分區追悼趙尚高同志 秦專員親函撫慰其家屬

（六分區訊）分區各界七七紀念大會上，追悼了民兵英雄趙尚高同志，秦專員又去了慰問信交由郭縣長持函親往慰問其家屬，並發給陣亡將士紀念證，及撫恤金四千元。

英國大選揭曉
工黨獲得決定性勝利
邱吉爾辭職阿特里已奉命組閣
著名反動份子多人已被推落下台

（新華社延安二十七日電）英國大選已於七月二十六日揭曉。本屆大選應產生下議員六百四十人，其中工黨獲三百八十九席，保守黨僅獲一百九十四席，工黨已獲得決定性之勝利。邱吉爾二十六日下午辭職，工黨領袖阿特里已奉命組閣。

據英國官方通訊社二十六日下午七時半（標準時間）訊：英國大選結果如下：現政府獲二〇九席，內保守黨得一九四席，國民黨一席，國民自由黨十四席；反對黨獲得四一七席，內工黨三八九席，自由黨十一席，獨立工黨三席，民政黨一席，共產黨一席，無黨派十席。以票數計，保守黨得八•八三八•五二五票，國民黨一四七•九九七票，國民自由黨七六八•三四一票，政府黨共得九•七五四•八六三票；工黨獲一一•九七九•六五三票，自由黨二•二六二•七二六票，獨立工黨四六•六七九票，共產黨九一•三三二票，民政黨一一〇•六三四票，獨立黨九〇六•一一四票，反對黨共獲一四•八一五•一三八票。因此，保守黨已在大選中慘敗，在一九三五年的大選中，該黨共得三八七席，而工黨只得一五四席。

根據路透社報導：保守黨過渡政府中的重要份子以及著名的反動份子多人皆已落選。重要落選的名單如下：印度事務大臣阿梅利，空軍大臣麥克米倫（前英駐地中海代表；負責處理希臘事件的人），海軍大臣布倫登•布拉肯（前情報部大臣，邱吉爾的親信），教育部長勞氏（前內閣國務大臣，保守份子），國家保險部長霍爾•倍立沙（前陸軍大臣，著名保守份子），工程部長鄧肯•桑德斯（邱吉爾之婿）。其他落選者，還有陸軍大臣克里格（無黨派），撫卹部長瓦特爾•沃梅斯爵士，前英駐黎敘公使斐爾斯（保守黨）以及自由黨之黨魁•貝維里治爵士（英國社會保險計劃之起草人）等等。已經當選的前內閣閣員，已知者計有：阿特里，貝文，格林伍德，摩利遜（以上工黨），邱吉爾和艾登（以上保守黨）。

保守黨最大的反動派
阿梅利已被打敗
杜德聲明說：打敗了阿梅利，我的主要任務已經完成。

（新華社延安二十七日電）據路透社電傳：伯明翰市斯巴克布魯克選區之選舉結果已揭曉，工黨之舒爾麥當選，保守黨最大的反動派阿梅利已被打敗。選票如下：舒爾麥一四〇六五票，阿梅利八二一一票，杜德一八五三票。共產黨候選人杜德於揭曉之後發表聲明說：「打敗了阿梅利，我的主要任務已經完成。」舒爾麥也於揭曉之後對選民說：「在擊敗了曾服務於下院三十四年之先生（指阿梅利）後，我認識到大家付託在我肩膀上的責任。」關於杜德的落選，路透社稱：「左翼選民的拒絕共產黨候選人，絕不表示他們不同意杜德所竭力辯護的對印政策的觀點。」

邱吉爾艾登返英

（新華社延安二十七日電）合眾社波茨坦訊：三巨頭於二十五日晨舉行短促會談。會後，邱吉爾與艾登即飛返英。

晉察冀解放區各地
民主大選運動即將開始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七日電）邊區各地民主大選運動即將自下半月份開始，屆時除村政權縣議員參議員均將普遍改選外，並將選舉本區出席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代表。為領導辦理各種選舉事宜，日前邊區政府參議會常駐會議特會同成立邊區選舉委員會，聘請趙振生、潘自力、于力、宋劭文、王文興等十一人為委員。行署以下各級選委會也將於最短時期內成立。關於各種特種選舉事宜，邊區選委會已有決定，軍區部隊、工廠、華北聯大、回民等均將單獨組織選舉，縣支隊縣大隊除參加部隊選舉外，並參加駐在地縣參議員的選舉，區小隊則只參加地區的選舉，蒙藏少數民族的特種選舉由當地選委會主持進行。

蘇工會代表
出席華府記者招待會

（新華社延安廿七日電）塔斯社美京訊：庫茲湼佐夫為首的蘇聯總工聯合會代表，於十三日出席在華盛頓召開的記者招待會。許多記者對蘇聯總工會發生極大興趣，紛紛提出詢問。庫茲湼佐夫於解答蘇聯工會的組織原則後，美產業工會聯合會副主席希還宣稱：蘇聯總工會之訪美，將加強蘇美勞工聯合會間的關係。他並希望美國產業工會聯合會代表團亦能赴蘇參觀。

蘇北解放區機關部隊
深入學習「論聯合政府」

（新華社華中二十四日電）蘇北解放區機關部隊自七月一日起開始有組織地學習「論聯合政府」。淮海鹽阜兩地委規定區以上在職幹部，以三個月為學習時間，以整風方法，聯系實際，作和反省自己。淮海地委的學習計劃中，指出學習抗日戰爭兩條路線部份，應聯系淮海解放區建立前後國民黨反動派和我黨軍政一切設施的比較，研究雙方的出發點及其勝利失敗的原因，從而弄通全國性的問題。學習政策時，反省自己在行動中有無違犯政策之處。並準備進行學習模範的競賽運動。鹽阜地委號召有重點的學習，縣委和縣科長以上幹部要着重研究政策和毛主席觀察問題處理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一般幹部須了解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地方黨的幹部在學習中，除對文件作客觀中心的一般學習外，土地問題與作風問題應特別注意。新四軍黃師政治部決定七月中旬，所有部隊機關放暑假一月，專門學習論聯合政府，以團為單位，由團委會直接領導。學習方法，先集中力量打通一個問題，以後逐步推擴。個別幹部深入研究，少自己發表意見，不過早做結論。每個討論題目均附題反省聯系實際。

獨一旅戰力劇社美術組
創作連環畫宣傳保衛邊區

（新華社綏德二十六日電）綏德訊：獨一旅戰力劇社美術組為宣傳保衛邊區，近創作了一套「保衛邊區保衛營區」的連環畫，分別在馬路溝、周家嶮及綏德城展覽，觀衆達數萬人以上。大家看到蔣介石軍隊在邊區周圍殺人搶東西燒房子的畫面時，都非常憤怒。馬路溝老鄉楊宗棠說：「你看盡些死東西，連門窗也帶走，真是和土匪一般行徑。」綏德一位士紳憤慨地詢問着：「咱們邊區人民何罪？蔣介石有什麼理由來屠殺我們？」一看到特務專員傳容勸自反共的場面時，大家都說：「他媽的，八路軍開會講：日本，他們開會都講的是打咱們邊區老百姓，我們可要隨時警惕。」戰士賽欽勝按着圖面次序為觀衆解說蔣軍無理攻和我軍被逼自衛的情形，他指着畫面說：「就在這個地方，國民黨軍隊一個連向我們猛撲，我們只有一排人堅守不退，蔣介石軍隊一次衝鋒，都被打了回去，我們也死傷好幾人，我就是在那次掛了彩的。」一位青年農民接着說：「打得好！咱是不去打人家的，但如果頑固派來打咱們邊區，咱們一定和八路軍在一起，殺他一個不留！」

蘇從事大規模建築
進一步發展重工業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據塔斯社訊：眞理報近著社論說：「蘇聯又恢復和平時期了，現在全國又像戰前一樣從事於大規模的建築。」該報又說：「去年的建築計劃，完全是為了保證進一步鞏固蘇聯軍事及經濟力量的任務」，計劃中相當大的一部份是發展重工業，南方及烏拉爾的鋼鐵工廠，烏茲貝克斯坦的鋼鐵廠都將予以擴充。在頓涅伯電力站，在中亞西亞、外高加索、北極圈、烏拉爾、阿爾泰山等地的電力站，正在加速建築中。在德聶伯彼特羅夫斯克和烏利亞諾夫斯克，正在建築汽車工廠。斯大林格勒、哈爾科夫的拖拉機製造廠船塢逐漸恢復戰前的生產水準。

美國亞美尼亞人進步領袖促請
將土境亞美尼亞省歸還蘇聯

（新華社延安廿六日電）據塔斯社紐約二十一日電：「美國亞美尼亞人全國委員會」的進步領袖，在報上發表致杜魯門的電報，促請將土耳其境內的亞美尼亞省還給他們唯一合法的代表——亞美尼亞蘇維埃政府。該聲明譴責土耳其在過去數世紀中對亞美尼亞居民的屠殺，以及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幫助德國。電報中引述亞美尼亞人在二次大戰中的英勇鬥爭，並謂生活在蘇聯境外的一百五十萬亞美尼亞人，大部希望歸還祖國，參加其重建工作。

秘魯選舉左翼大勝
布斯塔曼特博士當選總統

（新華社延安二十七日電）據美新聞處訊：秘魯全國選舉委員會廿一日宣佈，在秘魯的總統選舉中，自由派及左派候選人布斯塔曼特博士已獲勝，他在六月十日的選舉中，以三〇五•五九〇票當選為秘魯總統。而其政敵即右保守派所擁護的古雷塔將軍，所獲票數僅及其半。

英國同意蘇聯
參加研究丹吉爾問題

（新華社延安二十七日電）美聯社巴黎訊：英國已同意蘇聯參加研究丹吉爾國際共管區的未來地位。預料專家們將於八月三日開始磋商。

重要補正

七月二十九日本版「國民參政會關於國民大會問題的決議」新聞內，第四條決議下之第一項中「本會同人並盼中共方面亦深體維繫」一句中，電碼缺五字，茲補正如下：「本會同人並盼中共方面亦深體統一團結之重要，」。

波蘭動態

國民議會
舉行八屆全會

（新華社延安二十七日電）塔斯社華沙訊：波蘭國民議會第八屆全會已於七月二十一日開幕，會議歷時三日，於廿三日閉幕。波蘭國民議會主席貝魯特、副主席斯茲瓦爾伯和格拉布斯基等人組成主席團。外交團內，有蘇法捷大使和英國代辦等。貝魯特於開幕詞中說：我們此會的目的，在批准一個月前波蘭國民議會和臨時政府代表團所採取的決議，認可使舉國一致政府成立的協定。廿三日會議中，議員克利茲科提出對政府投信任票，當被一致通過，旋又批准蘇波商業協定及各種法令，會議即告閉幕。

摩拉夫斯基向國民議會
報告和平時期政綱

政府決心確立強大民主的波蘭

波蘭總理摩拉夫斯基於波蘭國民議會全體會議上發表演說稱：波蘭舉國一致政府已獲得蘇、英、美、捷、南、保、瑞等廿國所承認，因此波蘭已在世界愛好自由民主國家的大家庭中獲得適當的地位。摩拉夫斯基在論及波蘭和平時期中所面臨的問題時，指出下列問題都是首要的問題：儘早建立波蘭在奧得河及尼斯河上的西部邊界以及收復國土之解決，散佈世界各地之波蘭人的遺產返國，國會選舉及地方政府之選舉，在土地改革基礎上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工業的恢復與重建，吸收成立專家及工人參加建設工作，恢復華沙，恢復港埠及全部交通，加緊進行專門與普通教育以補償佔領期間幹部的損失。波蘭政府還一致綱，受到波蘭國民議會代表們的熱烈鼓掌。總理於指出波蘇友好互助及戰後合作條約的重大意義時，強調全體波蘭人民必須認識此事實，及波蘇關係已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條約增誌着波蘭的獨立。他同時指出政府加強與其他國家友好關係希望。最後，摩拉夫斯基說：我們將建立一個強大民主的波蘭。

解委會成立一週年
四大政黨書告人民

波蘭全體人民於二十四日熱烈紀念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成立一週年，華沙數千居民參加了在波蘭國民議會所舉行的會議。所有波蘭報紙均刊載四大政黨所發表的告國民書，其中指出波蘭政府現在管理着復活的波蘭，全境地主的土地已分給農民，最大康采倫已收歸國有，較一九三九年波蘭軍隊更強大與裝備更好的波蘭軍事已建立起來。所有這些，都是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政策實施的結果，它的事業已由波蘭臨時政府繼承下來。告國民書痛斥波蘭反動派在波蘭努力實行挑起內戰的陰謀，並稱：舉國一致的政府將堅決擁護民主的事業。

堡子峪熱愛八路軍

牛文

戰士上前綫，婦女趕做軍鞋

陰曆四月十九，王村長從區上打回一道信來，說是隊伍就要往前方開，臨用些鞋子。婦女們心裏早就思謀下要爭這口氣，總說一區蛮難溝已經做開了，東莊子的劉能林、[illegible]婦女英雄更是底壁，領導了全村婦女都做的保險底。堡子峪在臨南溝區也不算是小村子，婦女誰也看清楚了，咱們自己的隊伍，咱們自己不照應，可又叫誰照應呀！第二天，就開會就組織，一百多個婦女，來了個做鞋大突工。你給我捻線，我給你粘褙子，你給我上，我給你鎖，會做甚的就做甚，不會做的動動錐子，納十二個鞋子變一雙鞋子。也不論白天晚上，都是三三兩兩湊在一起趕緊做，都下決心一定要做得結實耐穿的。一百三四十雙鞋，三天三夜就趕製出來了，有的一雙鞋子漏了針的，對，六七層白布捻的一對底，邊邊捻的納子針，一縫了，[illegible]一樣也不馬虎，針腳比麥子顆還小，鞋幫子裏外都是新布，面子染得黑綠綠的，比買的還周到，都是用絲線捻起的。保險結實，全村婦女都有經驗，鞋子除了做下自己的一雙以外，還有別，拾了兩對鞋子也不好的才只一兩對，就那也比趕太的軍鞋好的不知多少倍。

全村動員起來，支應前綫

過不多時，陰曆六月初十，村裏又開會，李區長也參加來，把最近的時事，說了個來清利。這民黨頑固派搞投降[illegible]，引起了老百姓從心裏痛恨，對目前緊張的國內形勢，都提起了高度的警惕，當他提到我們的子弟兵正趕赴前方投入自衛攻勢的時節，羣衆立刻激湧起高漲的擁軍熱潮。婦女張子麗、郭拜英首先向民兵挑戰，提出保證預備米湯吃的，侍候傷員要好，婦女們若是做不到，情願給民兵做五雙軍鞋。民兵立刻響應，保證在路上要好好照應傷員，不讓受一點顛簸，做不到就罰五十斤米。自衛隊也說了話：「不怕，保管抬來其會要好，不叫[illegible]」。[illegible]來得快，但是就熬米湯，就煮雞蛋，怕當天就有傷員下來。郝長英另人不在家，要自己照看門戶，就把四顆雞子交張芙英給帶」。有人恐怕傷員不能吃乾饃饃，就把[illegible]恰恰[illegible]給買不到，王煥章浮三了一節大河，赤滿脚走了三十多里山石子路，脚都跑了，才買到六十多斤，對了傷員吃的。自衛隊佔領有的四根擔架棒，才算完了。[illegible]

搶着招護傷員

婦女們準備好了，就在高處一畢一畢的瞭望着[illegible]

了，都提上米湯罐罐，荷上雞蛋，提上饃饃小籃籃，爭着到前邊去接應。婦女們不灰心，估計着安局的一夥就東西的。婦女們在路上一定渴了，[illegible]的天，傷員在路上一定渴了，還樣紅棒棒的，於是郭長英引上幾個人，[illegible]的就該讓早燒了一口，於是郭長英引上幾個人，[illegible]前邊三里多路，地方，紮下一個米湯站，專門等候着，只要[illegible]過來，就讓米湯。

天黑了，外村來的一個擔架[illegible]都回去了。可巧當時卻颳[illegible]的來了陣風，南邊山上好些[illegible]，[illegible]全村男人女人小孩子都來了。[illegible]前邊[illegible]的一股勁，[illegible]都走了，婦女一夥夥，兒童也有十來個，[illegible]才十二三歲，大人前頭走了，孩子們都跟上走！一[illegible]，大家[illegible]，就都上[illegible]來，[illegible]一大片，兩條火蛇結成一條火龍，[illegible]一付擔架都準備好，[illegible]一地被子。民兵[illegible]的風箱，不停歇地呼喚着，婦女們在拉[illegible]米湯。村裏，還一夥一夥，[illegible]哄的，就像趕大會場一樣。

當清二四十顆燈籠把擔架引到村裏的時節，更[illegible]了。三四十個婦女都搶上來，米湯、雞蛋、饃饃、餅子、火燒，有的把補明時節滿下的一[illegible]一一拿出來了。大黑夜，白天[illegible]九十八九啦，也來了，就用花（傷處）在那裏，就扶着個擔架。王三喜婦了傷員同來吃不下乾饃饃，就都開成麵疙瘩，泡在米湯裏，給傷員同志喝。劉紛紛看見傷員同志血流得把被子都染紅了，心裏實在過意不去，便緊着告訴說：「咱想點米湯又算個甚，看人家，傷是爲咱們流呀！看！血流成這個樣子！」

下雨前後

——臨南兩個村對待荒旱的態度及其結果比較

元青

六月二十八號以前，臨南中莊村和安家莊村一樣的處在嚴重的旱災中。（中莊村羣衆在勞英李汝林同志領導下，積極地防旱備荒，他們乾鋤了一百二十多畝穀子，一百二十多畝準備下耕種的[illegible]，其餘[illegible]的有五十多畝，地，也都先在草鋤掉一鋤的有五十多畝，有十七多畝，鋤一鋤的有五十多畝，一鋤一鋤的有五十多畝，另外，他們鋤棉花，鋤黑豆，鋤瓜，穀（一穀穀鋤穀）和水種瓜、穀瓜、鋤、楞首苗吧牲口、打柴，以及[illegible]里遠的地方去挖苦菜（附近地因銷的遍底，沒什麼苦菜了），盡一切的徹底的[illegible]，[illegible]生產都[illegible]的動，他們積極以人工的力量去克服災荒。

一天，離那村十多里遠的吳家塌十去[illegible]一次年[illegible]一，敲[illegible]打，到了麻場村，喊叫中莊村老百姓去[illegible]「大一爺」，但是一些村和搞了李[illegible]物，也莊老百姓一心領導[illegible]。歡迎那個泥疙瘩。目前的旱生[illegible]忙不過來呢！同時，李汝林同志常[illegible]大家把安家莊的拾神喂[illegible]的花費算[illegible]那個沒費的數目字，恐怕人的。數目也給他們講了個[illegible]的故事，所以大家相信求神[illegible]沒費，不頂事，如有些人說：「什麼神神？！原來是些泥坨坨！」

六月廿八日一場好雨下來，中莊老百姓變了樣，三天就把那一百廿多畝鋤過的苦地種上了穀子，現在都出苗了，七月九號普遍的一場大雨（下地二三尺），也只是稍許漫了一些苗，不礙大事。老鄉李增春說：「[illegible]漫了六畝[illegible]是損失較大的，但他[illegible]和[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陰昌縣一天就去種穀子，不到一[illegible]就全種上了。[illegible]因爲防旱備荒工作作的好，有些人[illegible]在他們的一塊地，種了新地，道[illegible]一地[illegible]了的，如李汝林同志在他[illegible]一一畝地，一[illegible]，[illegible]然今年不能[illegible]，但明年一畝地[illegible]，[illegible]旱時，沒有[illegible]，那塊場雨[illegible]一神。不但沒不拔不地，而且[illegible]成了。李[illegible]等也在天旱時打鋤，[illegible]、也沒成了[illegible]，[illegible]莊村[illegible]現在正加緊鋤地，如果沒天旱時鋤苦地，[illegible]不知將來能否種上，[illegible]的話，那末現在眼看[illegible]旺旺的莊稼，[illegible]心動是更大了。

至於安家莊羣衆因爲[illegible]走了迷信的道路，其結果就與中莊不同了，他們[illegible]

六月二十八號那場雨，[illegible]的安家莊只下了二寸，到八股山請龍王的非頭村才下了一寸，而沒求神的中莊卻下了三四寸，這使幾個村子的羣衆更看清楚了：[illegible]求神不頂事，積極防旱有辦法。

八股山抬來的一個[illegible]一，[illegible]村老百姓三四百人，[illegible]了三十二個村子，誤了四千多個工（連搭搶着[illegible]在內），花了[illegible]萬元（連[illegible]在內），[illegible]了百十多個人（因[illegible]），[illegible]足，[illegible]了），[illegible]的[illegible]和乾[illegible]。六月二十八日那場雨，他們都只下了一寸雨，[illegible]下種以後，太陽一曬芽子[illegible]，下雨時[illegible]了，如果旱時乾種上，下雨時[illegible]就泡在地裏，雨一[illegible]就出了芽，[illegible]裏至於[illegible]死[illegible]？七月九號[illegible]以後，他們又要重新種，又要鋤[illegible]，[illegible]營生[illegible]在一起，忙不過來。至於[illegible]了的，更是想忙也忙不成。

遇子[illegible]招[illegible]得更[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且扶住了，[illegible]來湯大熱了，[illegible]太涼了，都常叫民兵店給[illegible]。一個[illegible]，[illegible]被雨淋濕了，就把自己[illegible]得乾乾淨淨的衣服，[illegible]衣服拿下來給換上，[illegible]了，常下就給烤乾了。看到舖蓋缺了，就[illegible]持[illegible]的最好的被子給傷員來了。

婦女同志實在是招呼得周到了。[illegible]扶起扶倒，都非常注意。有[illegible]大小便不方便，就[illegible]尿盆也給提了來，有的[illegible]的，就像[illegible]走動。傷員同志感動的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還比咱親娘老子還[illegible]。」一[illegible]說：「咱能安然自在[illegible]，[illegible]不是你們流血的話，[illegible]不[illegible]了你們。」都[illegible]有病也沒有這樣過。」[illegible]的話，[illegible]你們！」

傷員裏有幾個穿黃衣服的，[illegible]，一看就知道是黃衣服認成了日不拉[illegible]的了，[illegible]，有些人要邊。[illegible]給他[illegible]乾[illegible]，[illegible]房，[illegible]的時候，他們有些羞了，[illegible]吃，向近[illegible]過，只是低着頭，有的像在後悔，也像在[illegible]好[illegible]的人低着下氣的告訴：「[illegible]」，[illegible]早就這來了。」不些個[illegible]不好，[illegible]病裏不乾不淨，個別的老百姓不高興了，「[illegible]些傢伙，[illegible]他們做甚？」馬上有人給解釋：「[illegible]官的管教成那的個，[illegible]怨不得他們。前幾上一[illegible]彩人家就不要啦，咱們八路軍教過來，慢慢教育就好了。」

費了[illegible]多一陣功夫，[illegible]打[illegible]停停當當的了。只是抬的人閒不停妥。抬不上抬[illegible]的人，[illegible]低不舒宣，總是爭爭搶搶不[illegible]讓，劉[illegible]，六十[illegible]的人啦，[illegible]人，別人要他[illegible]。他偏要抬。他的腳班很多，他說：「年紀大些[illegible]也上還[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年青人走得太快了。」[illegible]道不[illegible]擔[illegible]了咱們的同志。」村幹部[illegible]中

除長王振[illegible]、村主任王吉順、[illegible]兵分隊長王正[illegible]、小隊長王富[illegible]、農會幹事王[illegible]友。他們[illegible]都[illegible]打子[illegible]住了。沒有[illegible]安了：「人家[illegible]部忙[illegible]那[illegible]子[illegible]抬上走，咱們不[illegible]不拾[illegible]！一[illegible]的也[illegible]爭個不[illegible]，兒[illegible]不川[illegible]了，[illegible]仁，六十[illegible]，老[illegible]了，眼又不對是[illegible]眼，也爭着一定要去。他興[illegible]地說：一[illegible]不[illegible]不打[illegible]，[illegible]等[illegible]呀！一[illegible]員[illegible]先拿到了[illegible]，婦女[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見先[illegible]回裏去了。[illegible]沒有[illegible]件工作，[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到前邊[illegible]的[illegible]子溝口[illegible]，給別人添[illegible]，[illegible]了[illegible]的一站長一口上[illegible]，他總心滿意足了。

走開了，一付[illegible]架裡有一兩個[illegible]河岸上，[illegible]的一列，婦女兒童民兵老漢[illegible]洒洒，就[illegible]走[illegible]。村[illegible]留下一大夥人，看着[illegible]「慢些走呀！小心路！」[illegible]天下着雨，[illegible]們[illegible]有[illegible]似的。村長王[illegible]

還[illegible]着[illegible]了，[illegible]米湯、沙[illegible]蛋、[illegible]，舖[illegible]蓋[illegible]，[illegible]分配人照護[illegible]，又吩咐人照應米湯，一會跑到前邊，一會又跑到後[illegible]。[illegible]來了他又[illegible]起另一件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天[illegible]的，就決在[illegible]一陣子[illegible]，也就[illegible]受了。一[illegible]第一天，就在當[illegible]搭了一座大[illegible]，[illegible]十村[illegible]下，[illegible]不上太陽。那[illegible]會費了很大功夫，只布[illegible]得[illegible]三十幾塊，[illegible]有[illegible]苦多[illegible]四，好容易才搭起來，就是[illegible]了很大心思，才決定[illegible]搭在[illegible]，[illegible]你們前[illegible]方便些，可是[illegible]大，對傷員同志是不合[illegible]的。

八路軍的好！——還是家裏有[illegible]

好多抗[illegible]在[illegible]，他們[illegible]了[illegible]想起自己的人，[illegible]的[illegible]！又想起自己在村[illegible]，該[illegible]受[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時常[illegible]人給帶了，[illegible]年[illegible]好[illegible]，給東四。在[illegible]一家[illegible]給了六個[illegible]，有[illegible]家[illegible]給送了[illegible]和白[illegible]。[illegible]家，[illegible]人在外邊，家裏可[illegible]也沒有缺下[illegible]時[illegible]上[illegible]的四五斤白麵，[illegible]斤多豆[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一[illegible]到[illegible]斤[illegible]劉[illegible]給[illegible]水[illegible]，[illegible]是[illegible]心思，也[illegible]人，[illegible]的男人，心裏[illegible]：「[illegible]有個[illegible]八路軍好，都該[illegible]，[illegible]外邊，[illegible]人[illegible]得出[illegible]家[illegible]！[illegible]自己[illegible]生產，[illegible]老百姓[illegible]了[illegible]，可也[illegible]不少了。只[illegible]子峪就[illegible]伍種了[illegible]山地的[illegible]軍[illegible]子地他一[illegible]我一[illegible]來，也是一大塊。瓜茄[illegible]，[illegible]豆[illegible]，[illegible]水，苗子[illegible]可是[illegible]！

一[illegible]子峪的擁軍[illegible]心[illegible]啊！」河[illegible]上的老百姓都[illegible]說。可[illegible]子峪的老鄉[illegible]另外有一種想法：[illegible]說：「人家都說咱們擁軍好，正正不夠得多[illegible]！可差得遠啦！看一看，咱的隊伍同志，血[illegible]，[illegible]不都是咱們好人家的子弟。想一想，人家到底是[illegible]了[illegible]了咱們可差得遠啦！以後可要好好[illegible]上人家[illegible]學，學才成啊！」

苜蓿種樣怎

[illegible]

現在[illegible]是[illegible]苜蓿的時候，苜蓿是個荒的好東西，一年能割好幾次，能當菜吃，能喂牲口。可以多多種，在[illegible]就有。現把種苜蓿方法介紹如下：

一、選擇土地：苜蓿愛帶沙較鬆的土質及背陰地，地[illegible]也能種，種在場坡增[illegible]地上，[illegible]子[illegible]，不[illegible]旺。

二、[illegible]下種：苜蓿[illegible]好[illegible]頭刀[illegible]，[illegible]刀[illegible]飽滿，出來的苗肥壯。每畝[illegible]有兩合到三合（小升）[illegible]就夠了，下種的時間：從小滿到[illegible]時期，只要下了雨都能種。但如果種的太遲了，[illegible]長不[illegible]，冬天[illegible]凍死。苜蓿是宿根草，只要種上以後，就可年年收割，很省事，現在可在[illegible]、穀、黑豆等地裏寄種，因苜蓿[illegible]年長不大，[illegible]不住莊稼。種時最好[illegible]上些[illegible]，容易出來，因苜蓿芽[illegible]土的勁小。用鋤按種一寸來深，距離一尺五寸[illegible]，每[illegible]子點十幾顆，等苗子出來即[illegible]苗[illegible]掉（今年不割）。

三、[illegible]的方法：苜蓿最好每年春天鋤一[illegible]，[illegible]虛，苜蓿就長的又[illegible]又肥，長[illegible]幾年快要枯死時，用犁[illegible]的揭一次，將枯老的[illegible]去掉，還能活幾年。割苜蓿從[illegible]皮割，深了傷根就會割死，割[illegible]，[illegible]也不好長。一年割三次，每次時期不定，[illegible]吃是割嫩芽子，[illegible]一[illegible]花[illegible]能割的喂牲口了。當時與不完，割下曬乾保存。每年最好在[illegible]時[illegible]割一次，[illegible]，來年容易發芽。

同時苜蓿長的還能改變地質，將不好的土地種過幾年就成很肥的土地了。